

特朗普重申將終結「出生公民權」

實施難度極大 面臨違憲爭議

美國出生公民權Q&A

美國出生公民權是什麼？

根據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凡在美國領土上出生的兒童，無論其父母的國籍或移民身份，均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據「世界人口綜述」組織數據，有34個國家和地區擁有不受限制的出生公民權，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受憲法保護說禁就能禁嗎？

美國出生公民權受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護。若要推翻這一法律原則，需要通過憲法修正案，而這只有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獲得三分之二的投票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批准後才有可能。任何試圖修改這項權利的總統行政命令都將面臨法律挑戰，並涉違憲。

禁了有什麼影響？

若終止美國出生公民權，非法移民所生子女將無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也無法獲得護照、社會安全號碼或其他身份證明及福利。「赴美生育旅遊」，即孕婦赴美生子，讓孩子自動享有美國公民權的行為，預計也將受到衝擊。

（大公報整理）



▲美國第一夫人吉爾（左二）在巴黎聖母院重開儀式上與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右）交談。 法新社

未提及具體實施措施

特朗普多年來一直抨擊美國的出生公民權。他在首個總統任期內就曾威脅通過簽署行政令，徹底廢除出生公民權，但受到各方反對，未有實施。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8日播出的採訪中，主持人問道，特朗普是否仍計劃在上任第一天就廢除「出生公民權」。特朗普稱是，但他並未提及具體實施措施。

美國的出生公民權受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護，其中規定：「所有在美國出生或者入籍並接受其司法管轄的人，都是美國和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

美國移民協會2011年的一份

資料說明書指出，取消出生公民權會影響到每個人。屆時所有美國父母都必須經過艱辛且昂貴的程序，來證明其子女的公民身份。「我們的出生證明是我們公民身份的證明。如果取消出生公民權，美國公民就不能再使用出生證書作為公民身份的證明。」

修正憲法程序複雜漫長

《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憲法專家表示，終止出生公民權並不能簡單地通過行政令實現，最終可能需要修改美國憲法，而修憲本身是一個「罕見而艱難」的過程。美國修正憲法的程序可以由國會發起，也可以由各州發起。修正案在生效之前，須經國會參眾兩院的三分之二表決通過，或是由三分之二的州會議提要求，而後才能提呈給各州，並經過四分之三州議會的批准。美國憲法自1787年制定以來，歷經237年僅共通過27條修正案，距今最近一條憲法修正案獲批通過已經是1992年的事。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移民權利項目主任賈德瓦特表示，特朗普是在公開談論如何實施一項「違憲」的行為，「終止出生公民權不可能在符合憲法的情況下實施」。美國移民研究中心負責人克里科里安表示，即使目前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佔多



▲2023年12月，非法移民聚集在美墨邊境牆附近請求庇護。

路透社

數，特朗普想要修憲也不容樂觀。

美國《華爾街日報》9日報道，特朗普過渡團隊已着手研擬數份行政命令，大幅減少在美出生即自動擁有公民權的狀況，團隊同時已準備處理法律訴訟。報道指，有關規定最後可能聚焦在改變聯邦機構簽發的公民身份文件（如護照）的要求。

或收緊旅遊簽證申請

美媒報道指，特朗普將採取措施嚇阻「赴美生育旅遊」，即懷孕女性持有旅遊簽證、學生簽證或免簽入境在美分娩，子女可享有公民福利。據熟悉特朗普團隊想法的人士透露，一個可能的選項是收緊旅遊簽證的申請標準。美國的免簽與旅遊簽證依各國狀況規定不一，旅遊簽證的有效期限通常為10年，每次可停留達6個月。

特朗普曾在競選期間表示，在美出生嬰兒的父母至少一人需為美國公民，或具合法長期居留身

份可成為美國公民者，才具美國身份。如果父母身份不符規定，聯邦機構將拒絕為嬰兒提供護照、社會安全碼及各項福利。

另外，美國估計有四百萬個家庭擁有混合移民身份，及父母可能是非法移民，但孩子已獲得公民身份。特朗普稱，「我不想拆散家庭。」「唯一不拆散家庭的方法就是把他們都送回去。」

（綜合報導）

▶特朗普聲稱將特赦國會暴亂參與者，圖為此前認罪的「牛角男」錢斯利。 美聯社



特朗普擬上任首日特赦國會山暴徒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NBC報道：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8日播出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中表示，將在上任第一天就特赦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的參與者，並稱眾議院調查小組「106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應該進監獄。

在採訪中，當被問到計劃何時特赦國會暴亂案的被告時，特朗普表示：「我將迅速採取行動，（就在上任）第一天。」他稱這些人遭遇了

「腐敗的起訴」，且不排除特赦超過900名已經認罪的被告。他指出，對於在襲擊中行為激進或瘋狂的人，他的赦免可能會有一些例外。國會暴亂導致140多名警察受傷，還造成數人死亡。

特朗普曾將國會暴亂的參與者稱為「愛國者」，他多次表示，如果自己贏得選舉，將赦免這些人。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最新數據，國會暴亂案的被告有1572人，已有1251人認罪，其

中645人被判處監禁，刑期從幾天到22年不等。

特朗普也在採訪中指責眾議院「106委員會」在調查國會暴亂時「撒謊」。當被問及該委員會副主席、前共和黨議員切尼時，特朗普稱該委員會中的「每個人」都應該進監獄，但表示不會指派司法部或聯邦調查局（FBI）懲處他們。他又認為自己含冤受屈，但不會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現任總統拜登。

12月的世界政壇濃縮了民眾對經濟的不滿



歲末年尾的世界比預想的更加瘋狂。法國總理巴尼耶面對左右翼的夾擊，上任僅三個月就被趕下了台，成為1962年以來法國「最短命」的總理，而導火索則是2025年的預算案。德國總理朔爾茨上個月解除了財政部長林德納的職務，起因也是在預算和經濟政策問題上與之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12月16日，朔爾茨本人也將迎來國會的不信任投票。

12月的政局動盪不僅表現在歐洲，在西方坐標系裏的近東、中東和遠東近幾天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劇變。一直被西方標榜的所謂亞洲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韓國，其總統尹錫悅居然半夜宣布國家實行「緊急戒嚴」，起因之一也是預算削減問題，此舉立即勾起了韓國上個世紀80年代的痛苦回憶。韓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在野黨和部分執政黨議員紛紛衝破警戒線，翻牆湧入國會召開緊急會議，並迅速通過決議，廢除總統戒嚴令。面對在野黨的彈劾聲浪，尹錫

悅不得不向全體國民道歉，表示不會有第二次戒嚴。尹錫悅上任伊始就把總統府從青瓦台搬到了龍山，本想乞求好運，但仍逃脫不了韓國總統命運多舛的「魔咒」，弄不好後半生將在獄中度過。

德國、法國和韓國的政治動盪與經濟脫不了干係，而敘利亞風雲突變，根子還是出在經濟問題上。反對派武裝「沙姆解放組織」僅用了12天，就攻到了首都大馬士革，巴沙爾總統不得不逃往俄羅斯，算是保住了一命，統治敘利亞54年的阿薩德王朝也因此宣告結束。反對派打到首都，一路上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不好，導致士氣不振，軍隊譁變，軍人因領不到薪水對政府心存不滿，便主動放下武器，敘利亞的經濟困局進而演變成嚴重的政治危機。

自老阿薩德1971年發動軍事政變以來，敘利亞一直掌握在這個家族手中，巴沙爾的父親阿薩德被稱為「中東雄獅」，執掌國家近30年，並精心培養大兒子接班，但1994年的一場車禍，奪走

了他長子的生命，在英國學牙醫的二兒子巴沙爾被父親召回敘利亞，對政治並無興趣的他，不得不開始學習軍事以及國家管理方略。2000年老總統一命嗚呼之時，巴沙爾只有34歲，而敘利亞的國家憲法規定總統的最低年齡必須是40歲，於是國會不得不臨時召開會議，將總統的任職年齡降至34歲，算是為巴沙爾量身打造。

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席捲西亞和北非地區，導火索是突尼斯大學生小販布瓦吉吉的自焚，不僅結束了總統本·阿里長達數十年的統治，而且迅速蔓延至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其他中東諸國，巴沙爾政權打而不倒，成為「多米諾骨牌」中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但敘利亞也因此陷入了長達12年的內戰，國家四分五裂，北部有美國支持的庫爾德武裝、「伊斯蘭國（ISIS）」等各種勢力盤踞，南部也有反政府武裝力量集結，讓巴沙爾政權處於反對派的重重包圍之中。

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幫助之下，巴沙爾於2016年成功控制住局勢，各反對派

之後便處於蟄伏狀態，直至去年10月巴以戰爭爆發。這次攻佔首都的領軍組織和總司令是「沙姆解放組織」的戈蘭尼，戈蘭尼又被譯成朱拉尼。戈蘭尼早年加入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後來返回敘利亞自創隊伍。美國曾經懸賞1000萬美元拿他的人頭。前幾天戈蘭尼接受CNN採訪時表示，他早已與基地組織切割，美國人對此將信將疑。

戈蘭尼的真正名字叫沙拉，他之所以取這個化名，意即「戈蘭高地之子」，是為了紀念他的故鄉——戈蘭高地。1967年以色列佔領此地之後，戈蘭尼的父親侯賽因·沙里亞被迫流離失所，遂加入了巴解組織，後來棄戎從商，做起了石油生意，1982年在沙特生下了兒子戈蘭尼。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戈蘭尼加入了基地組織巴格達分部，後來被派回敘利亞，他創立的「沙姆解放組織」被美國和俄羅斯列為恐怖主義組織。正因為如此，美國雖樂意看到巴沙爾的倒台，但對「沙姆解放組織」的支持有點投鼠忌器。

美國總統拜登稱，敘利亞迎來了歷

史性的一刻，且充滿了風險與機遇。不過，從美國介入中東諸國的政治後果來看，大體上能夠看到敘利亞的命運軌跡。巴沙爾作為敘利亞反對派的共同敵人已不復存在，接下來各派勢力都會努力填補權力真空。以色列迅速擴大了戈蘭高地的地盤，以進一步撈取土地實惠。一些專家認為，敘利亞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利比亞」，更有一些媒體預測，敘利亞有可能成為「第二個阿富汗」，唯獨沒有預測敘利亞能夠回到國家的復興之路。

澤連斯基把烏克蘭的命運寄託於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敘利亞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伊朗與俄羅斯的支持，這就注定了烏克蘭和敘利亞的棋子命運。國家的穩定、安全與繁榮終究要靠自身的硬實力。敘利亞人民給了巴沙爾24年的時間，這個時間不算短，但巴沙爾並沒有為敘利亞人民帶來經濟奇跡，相反敘利亞的難民人數就超過1000萬。從這個意義上說，敘利亞人民最終拋棄巴沙爾也並不特別令人吃驚，吃驚的是變天的速度有點快。